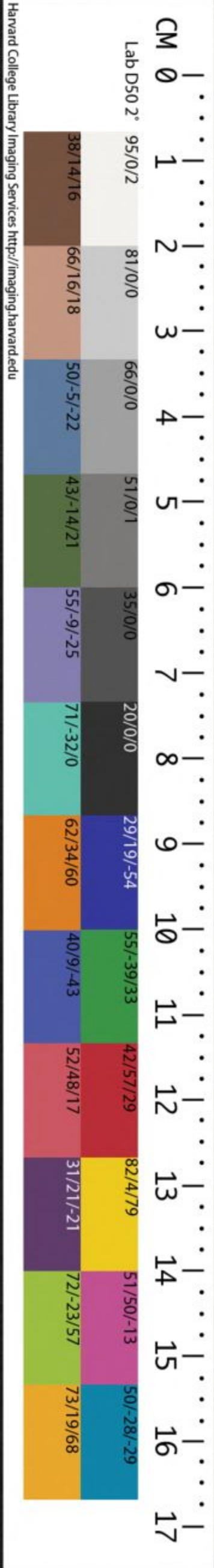


T2512/8193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7/F, LIBRARY BUILDING
HONG KONG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三十二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
圖書部影印

漢

十五年春正月曹操下令求才

通鑑曰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處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之議吏有者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散樓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德為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虛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及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朔日食○冬曹操作銅爵於鄴

王氏曰鄴有三台縣屬銅爵居其南俗名前臺注鄴城
中書曹操所居在公彭州府東北二百里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三十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漢

十五年春正月曹操下令求才

通鑑曰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處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人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庶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朔日食○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王氏曰鄴有三臺聯屬銅爵居其南俗名前臺在鄴城中蓋曹操寵妾所居案鄴城在今彰德府東北二土里

臨漳縣鄴都之地是其地也況括今彰德城東北角舊址猶存

十二月操讓還三縣

通鑑曰操下令云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親待天下清乃出任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索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強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拓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劉氏曰書讓何譏也夫讓美事也何譏偽也武平書自封則讓還之為偽可知矣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眾

通鑑曰劉表故吏多歸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閑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見權曰今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弄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接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耳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肝食

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慟哭曰公
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
為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胤初瑜見友於孫策
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時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便執臣節程普以年長數凌侮瑜上折節下之終不與
較普後敬服告人曰與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權
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操權從之初權
謂呂蒙曰卿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
卿治經為博士耶但嘗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
孫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始就學及肅過尋陽
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才畧非復吳下阿蒙也曰士別
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
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通鑑曰備以統守來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
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

葛亮亦言之備與善談大器之遂用統
為治中親待亞於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

通鑑曰初士燮為交趾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南
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旌長一州震
服百蠻而交州刺史張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讀道
書為其所殺至是權以隙為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
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
服於權士燮魯國汶上人

十六年曹操自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胡氏曰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
要官此漢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莫如我何肆
行而無忌憚也劉氏曰丞相副前此木嘗有也操之專
錮於是為甚焉書曰曹操以其子丕罪之也自是司馬
昭以其子炎副相國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
輔政徐溫留子知訓江都輔政皆操之教也

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通鑑曰初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馬援韓遂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超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留南岸斷後超將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校尉丁斐放牛馬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據渭口操乃潛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因請割地送任子曹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

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乃留夏侯淵也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夏侯淵沛國譙人博族弟張既高陵人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通鑑曰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怏怏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付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權畧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正至荆

州陰說備取益州備未決龐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權北有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李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備不從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

通鑑曰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不可誅也必欲誅宜先啓聞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劉氏曰蕭何書賜丞相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董卓書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操則直書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其克恃無上氣象可知矣

夏五月誅馬騰夷三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有頴二

水溢○螟○廊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澹討平之

通鑑曰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渾曰興等破散藏窟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示威信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上賞民大悅皆願捕

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將餘衆聚郿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鄭渾開封人太之弟

孫權徙治建業

通鑑曰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權長史張紘卒

通鑑曰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由主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權作濡須塢

通鑑曰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權夾濡須水為塢諸將皆曰上流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劉氏曰塢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關要也

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操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

彧自殺

通鑑曰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周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尹氏曰荀彧之死亦予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

事者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或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且或與操周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或之殺身既不足以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之不精使或果能為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苟或自殺為文今既削而不書又併司馬公褒稱之語棄之不錄則其不滿於或昭然可知然後知不仕吳不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尤不可及而失身於操者生死皆辱也後之以才能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胡氏曰曹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擒呂布殺袁紹下荊州定關中皆關士討賊以自封殖何與於漢戰而司馬氏稱苟或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下夫齊威抑戎狄事周室仗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為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豈嘗凌迫君父弑天下母如操之所為乎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偽定一時而不克混一甫三世曹芳髦懲也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王氏曰正義云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廷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慘則各於其處受災變若動搖則擅命以干主者又云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判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星者為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否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也

劉備據涪城

通鑑曰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來見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操攻權權呼備自救備遺璋書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與備書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救關戎勿復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劉氏曰袁術據南陽曹操據兖州皆書據罪之也備亦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綱目於是不得為備隱矣

癸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通鑑曰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師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械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賊矣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徹軍還

并十四州為九州○徙濱江郡縣

通鑑曰初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濟曰明公威振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夏五月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通鑑曰以冀州十郡封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四衮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拒營一占珪瓚副焉劉氏曰九錫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大雨水○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

城

通鑑曰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
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
穀一皆燒除堅壁勿戰不遇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
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
果不用遣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請軍降復遣李嚴費觀
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圍維
城守將張任
出戰敗死

秋七月操始建魏宗廟社稷○操納三女為貴人

劉氏曰妃妾不書此其書何譏也劉聰納劉殷三女為
貴嬪書漢主納此則局為以操納書非帝意也於是帝
所皆操耳日又納三貴人焉操之心可知矣特書操納
三女也書如妾始此

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

奔漢中

通鑑曰初曹操追超至安定引軍還阜言於操曰超有
信布之勇得羗胡心若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
也操還超果率羗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
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阜號哭
諫曰阜等率父子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
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不聽
開門迎超超殺康等會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叙
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歎敘悲甚叙曰何為乃爾
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見天下馬超
昔叛虐殺州將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道所
以書弑君也叙毋慨然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
矣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趙昂尹奉等
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已取昂
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柰月何異厲聲應
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
叙昂奉討超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

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

冬十一月鎮皇蔡惑入太微○操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通鑑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在琰常林徐奕何草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為御史中丞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於人不為讞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操欲復肉刑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

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

一統志云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即此

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通鑑曰改授金璽赤袂遠遊冠劉氏曰位諸侯王上王莽嘗書之矣書曰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則命猶自上出也於是書曰操進位諸侯王上是自進耳

夏四月旱○閏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通鑑曰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蒙言於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攻具土山必歷日乃成不可圖也且吾眾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綠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桴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其

男女數萬口權拜蒙
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通鑑曰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法正戩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維城潰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時精兵尚有二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飢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鎮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

將軍南事馬超為平西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和為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為民夷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操後亮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官既入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二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萊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蜀郡太守許靖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備以此簿之不用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益州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也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定各反桑梓歸耕本上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設調得其歡心不宜

奪之以私所愛也。脩從之。脩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一年峻兵纒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脩以為梓潼太守。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如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脩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脩雅敬亮。乃不加罪。蘇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取。取之。以周之所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

也。其後劉璋以好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者。獨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以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葉氏曰。昭烈以信義聞於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邪。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以為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所以為義也。夫所謂仁義之師者。不為無名之舉。征伐以討其不王耳。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方王室傾壞之秋。乃自規便利。圖竊神器。茲蓋漢之奸賊。與二袁董卓輩。爾仁人所以誅者。漢帝已殺其子。而恨未戮及其身。然則焉之罪。其可忍耶。及璋以蘄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邪。過劇賊之鄉。而不追擊。捕取豈足為天吏哉。故昭烈之舉上。

以據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劉氏曰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通鑑曰操留少子植守鄴以形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邢顛河間人

魏荀攸卒

通鑑曰攸深密有智防謨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苟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劉氏曰於是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未嘗有漢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於魏也晉亡而陶辟卒書晉心在於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卒書唐心在於

唐也綱目誅心故荀攸書魏而削其官焉

抱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羌皆降○十一月操弑皇

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通鑑曰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帝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姓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歸公天下寧有此事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尹氏曰凡篡竊之人固不容誅然於

篡竊之中又有不可驟論者何則三家之於晉雖有分國之罪而無弑逆之誅田氏之於齊既有竊國之罪又有弑逆之誅此所以不同也操在漢世食下祿雖上攻伐之功然皆假天子之命以脅制海內而已如使天命有歸徐而取之殆亦未晚夫何殘忍桀逆遂至於殺天下之母而不顧其凶威虐酷不在莽卓之下乃欲以文王自處將誰欺哉綱目正名定罪然後操之大惡暴白顯著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之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矣劉氏曰漢許后嘗弑矣猶隱之也未有取於帝側而親弑之如操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正名之罪

十二月操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

通鑑曰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與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昆弟柔曰愚謂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恐自令軍士見一人亡逃懼誅者相隨而走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操立其女為皇后

通鑑綱目書立貴人曹氏為皇后劉氏曰嘗書立安漢公莽女為皇后矣此不書魏公操女何也命自上出也其自上出何伏后之弑帝蓋凜凜矣於是立其女為后將求以自媚於操也不亦可悲之甚哉

三月曹操擊張魯○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劉備孫

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通鑑曰初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非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操雖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過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數生疑貳肅常

以歡好撫之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求荊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備月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招羽召呂蒙還助肅遂得書秘之郝普故人鄧玄之誘普降之蒙乃赴益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無以對會聞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都零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通鑑曰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拒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不可守信以為然至

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操士卒傷虜軍食且盡意沮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南山入己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諭之司馬懿言於操曰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本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一統志云陽平關名在漢中府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漢置今為陽平驛司馬懿河內人張郃河南郡人徐晃河東人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

通鑑曰曹操之征張魯為教於合肥獲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單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教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請從軍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克心非但書紳也一統志云逍遙津橋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孫權為張遼所襲乘駿馬超度得免後人改名為飛斷橋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

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

晉鑿齒曰圃諫魯勿王而曹操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歟劉氏曰閻圃之封諫魯毋王也書此其善操歟上書封圃下書操進爵為王則非善操也以是為欺而已矣

劉備遣兵擊巴賓破之

通鑑曰張魯之走巴中黃權言於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使權迎魯會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紇已降於曹操而魯亦降權遂擊胡等破之操遣張郃徇三巴備使巴西太守張飛擊之郃走還一統志云賓國故城在順慶府大竹縣廿三巴謂中巴巴東巴西也晉書云賓者廩君之苗裔廩君子孫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稅賦巴人謂賦為賓因名巴賓賓徂宗反

①二十一年夏四月操自稱魏王操殺其尚書崔琰

通鑑曰初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白者復云琰對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方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力爭之玠遂免黜

五月朔日食○以裴潛為代郡太守

通鑑曰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至是潛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遂皆讐服劉氏曰自書以孫堅為太守至是惟潛始以恩信見稱則絕無而僅有者也特書嘉之

嚴才攻操于鄴不克○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

留居鄴分五部散處汾晉間又徙武都氏于扶風天水

通鑑曰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丘氏曰晉夷狄亂華禍成於此

八月曹操以鍾繇為相國

①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通鑑曰初權護軍蔣欽與徐盛有隙至是欽持諸軍節度每稱其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既請降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

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蔣欽壽春人徐盛琅邪人周泰字幼平九江人

夏四月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通鑑曰晁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尹氏曰操十八年之夏書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其秋書始建社稷宗廟其冬書初置尚書等官次年春書進位諸侯王上至二十一年書進爵為王今年遂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已全用天子之制矣使操不死則廢帝為山陽公豈待出於五官將之手然是時漢雖未滅特擁虛器而已未有代德而有三王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天子之服出警蹕入蹕者乎操於斯時亦既自帝甚明累無存漢之意或者顧謂操畏名義沒身不敢廢漢自立是特未深察耳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操躬自篡漢之實昭昭若此其姦詐之心果可以欺天下後世乎呵劉氏曰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而僭其車服儀制是二天子矣操之罪可勝誅哉

六月操以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操以其子丕為王

太子

通鑑曰初操娶丁氏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氏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操以女妻下儀丕以儀日耻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脩數稱植才勸操立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懷崇德度躬士素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對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索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仁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

誦官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抱議即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辛毗潁川人

劉備進兵漢中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通鑑曰法正說備曰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守屯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備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也克之積粟觀釁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蚕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洪拒之一統志云下辨屬武都即戰國白馬氏所居之地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以呂蒙代之

通鑑曰權以嚴畷代肅督兵鎮陸口畷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蒙代之蒙嘉畷能以實讓毗彭城人

大疫○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

通鑑曰遜言於權曰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粹權從之命遜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狂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三年春三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不克

死之

通鑑曰時有金襴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尹氏曰按通

鑑載操使長史王必典兵時京兆金禕與耿紀常晃吉
邈等謀殺必挾天子攻魏邈等衆潰必討斬之及叅以
魏志則直謂紀晃等反王必討斬之且附注金禕於其
下如此則是晃等為賊非討賊也獨范史載紀晃起兵
誅操不克夷三族立義頗精今觀綱目書起兵書討操
死之是以全節予紀晃與通鑑魏史畧不相似何哉陳
壽志魏大抵繆妄無理要之不足深論通鑑主魏紀事
故大畧未免與魏志相出入蓋欲待後人折衷之耳綱
目正名分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夫操姦賊躬行弑
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未減其
罪而討賊之義屈而不伸况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
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倪首事賊之
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
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為榮也嗚呼討賊若此為
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劉氏曰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
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目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死之
所以愧黨
操者深矣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劉氏曰獻帝之世先是六書孛矣於是七書終綱目書
孛五十三而一世七書者惟武帝獻帝焉然武止兵禍
而獻至於失天下則獻之才不足以挽漢祚之衰故也
春秋注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操遣其子彰擊破之

通鑑曰操召裴潛為丞相掾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寬
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
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
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反後數十日反問果至操使彰討
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
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裴潛聞喜人

劉備擊張郃不克

通鑑曰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
亮以問從事掾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

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
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
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
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
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操侵劉備九月至長安

紀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通鑑曰初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
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
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
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
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擊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
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安

二月晦日食○三月曹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

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通鑑曰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
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
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驚駭自相蹂
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
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
雍守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
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
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
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通鑑曰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群臣陪位奏以備
為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為王太子

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
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
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
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
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
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
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
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
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命魏延義陽人費詩
犍為人黃忠南陽人劉氏曰書自立何有獻帝也獻帝
在雖備亦書自立君臣之義凜凜矣

曹操號其夫人為王后

劉氏曰其者何其所謂夫人云爾也婦從夫爵魏公之
有夫人宜矣曷為必稱其夫人魏公書操自立則夫人

亦其所自謂之而已矣故
號之為后書曰魏公操號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通鑑曰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
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
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攻之禁苦
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
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
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
眾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蒲籠曰山水
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擠其後耳今若遁去
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
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外
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
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又
不及龐德邪糜芳東海人龐德南安人滿寵昌邑人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脩

通鑑曰初脩與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不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脩以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脩亦不敢自經每當就植慮事有闕村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條教門下隨問荅之於是教纔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

關中營帥許攸降

通鑑曰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群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迎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當助成之若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迎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關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

即歸服杜襲穎川

定陵人根之曾孫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

權邀斬之十二月呂蒙卒

通鑑曰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免其銳司馬懿將濟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為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權以操尚存宜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弁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將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患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蒙曰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

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
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各羽聞之必徹備兵
盡赴襄陽大軍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
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
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
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
出其不意羽可擒也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
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
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
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
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
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
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
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
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權為牋於操請以討羽
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
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又

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
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即以權書射
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聚不能
去操自救曹仁駐軍摩陂徐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
猶據沔水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舫艫中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麋芳
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
羽言還當治之二人懼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
走還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
致問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鬪心權
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
權遣人輿致濬伏而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
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佃誘導
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
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
為州設饌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

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潘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郡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羽遁走，兵皆散，纜十餘騎。權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旆歸未幾，卒。蒙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後謂陸遜曰：「公瑾雄烈，膽畧無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赴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路無拾遺，法亦美矣。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窟，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尹氏曰：「呂蒙為襲江陵之計，何以書曰：「權使羽死於潘璋之手。」

何以書曰：「權懲斬之，是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擊，遂使鬼蜮得志，勝勢益張，其失在此。舉書法若此，所以歸罪孫權者，其無別漢之心，有助桀之惡耳。呂蒙未及封而卒，即書于下，又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劉氏曰：「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蒙為大督，卒不具官，何罪蒙也？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強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羽之還書，遂斬之，以甚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而綱目罪之深矣。潘璋東郡發下人孫皎，富春人，權族弟也。潘濬，武陵人，陸遜吳郡人。」

西曹掾魏諷謀襲郭誅操不克死之。操以孫權為票騎

將軍領荊州牧

通鑑曰：「操表權為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燭火上邪？」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

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司馬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敷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通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駮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震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丞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操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微哉猶思

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程子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於道矣尹氏曰曹操欺孤弱寡弱奴所耻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據有江東不能為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爵領州豈予之乎蓋亦交譏之也

庚子二十五年

三月

延康元年

十月

以後魏曹丕黃初

春正

月曹操死其子丕嗣自立為丞相冀州牧

通鑑曰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益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雉幾平海內至是卒子丕在鄴次子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子丕即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賀善贊曰操自興兵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九十事未嘗有一語予之其始與諸將同盟也書戰不克還其遷官也自兖州牧外書自稱為自領者凡六進位進爵亦皆以自進為文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皆罪之也其所加兵雖未制帝張繡高幹書叛馬超韓遂書反亦止書擊至劉備耿紀則以討操書而又四書殺無罪一書遷帝一書絀石其惡操也甚矣

三月朔日食○曹丕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

御史大夫○曹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

通鑑曰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蓄監國謁者希旨奏臨蓄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與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劉氏曰鄢陵侯漢所封也書丕遣何私也友于之薄莫有甚於曹丕者矣故綱目直書曰丕遣其弟王氏曰監國謁者官名其人乃灌均也

曹丕始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通鑑曰作金策藏之石室劉氏曰綱目惡魏甚矣書立法何譏也非天子不制度丕專立法故譏之雖然良法也綱目懲閹豎之禍有良法必謹錄之故罷中書官置尚書員五人書除公卿子弟補宦官書宦者不得過諸署令書命宦官母得衣紗縠綾羅書

曹丕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通鑑曰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夏六月曹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通鑑曰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雖

三季之末七雄之散末之有廢也逮于漢文變古制人
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丕處哀
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
上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劉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丕襲王耳其書南巡何魏自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
蹕其自帝久矣因而錄之所以著其悖况設百戲伎樂
無一年之愛於其父乎書大饗其譏之王氏曰
三季謂夏商周之末世七雄謂戰國七君也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曹丕

通鑑曰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
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引與同輦合
房陵上庸西城為新城郡以達為太守劉曄曰達有苟
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
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遣將軍夏侯尚徐晃與
達襲封封敗走還成都封本寇氏之子漢中王脩至荆
州以未有嗣養以為子諸葛亮慮其剛猛易
世之後終難制御勸脩因此除之遂賜死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通鑑曰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
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
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
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
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
侯劉氏曰自兼置州牧以來書刺史十有七以稱職
書者前書梁習此書賈逵後書徐邈三人而已耳

冬十月曹丕逼帝禪位遂篡立國號魏是為廢帝協為山

陽公在位三十二年○漢前後通共二十四主合四百
二十六年中包呂后八年王莽十八年更始二年

通鑑曰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
圖緯魏群臣因表勸丕篡位至是帝乃遣使持節奉璽
綬詔策禪位於丕丕乃為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即帝位
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奉漢帝為山陽公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嬪于魏丕欲改正朔
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曰夏數得天何必期於
相反丕從之司馬氏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
飲饑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
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使四海幡然變而
為漢至於天下已定偃武脩文勒政治興禮樂表行義
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
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浸弛外戚專權近習放
肆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徇國故雖衰而不忘
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
英俊賊虐中正賢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
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召董卓以臨朝廷於是
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尹氏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
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
二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
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伐
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失為正統亦惟
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萃

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偽辭
衰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二則曰受禪胡為自漢而下
一何堯舜之多邪今焉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主大書
于冊斯言一出諸史皆廢豈綱目好立異哉亦不過求
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
則必曲為委折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
命以自好莽賊篡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
攝稱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為文自後篡竊相繼皆踵而
行之其原始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既破其說然後姦
偽之徒始無以為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也
豈不大哉劉氏曰書稱書廢一削傳禪之說亂臣賊子
始無以自文矣綱目誅心之法嚴矣哉丘氏曰嗚呼此
後世權奸逼君篡國之始昔者帝堯禪位于舜帝舜禪
位于禹蓋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
志未克遂而天殛之丕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
遂故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於再三登
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
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

以其所都之地稱嗚呼史氏實錄將以示信於萬世雖行事之小者不可失其實况國號乎

○**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主丕黃初二年

劉氏曰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勝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上而人道定矣

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聖侯

通鑑曰封羨以奉孔子祠焉氏曰羨孔子二十二世孫也

魏復五銖錢

劉氏曰書復何董卓嘗壞之也於是三十有二年矣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以承漢統大赦改元以諸葛亮

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通鑑曰群下開帝遇害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亮為丞相靖為司徒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君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帥能帥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羈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

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
 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
 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為比使
 得紹漢氏之遺統也胡氏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
 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
 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義也自司馬至三國七
 百餘年固不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才
 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為帝室之胄豈憑
 虛無據而云爾邪若秦皇為呂不韋之子琅邪顯著小
 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樊
 荀或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盜而非取於漢室
 抑退昭烈不少假借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氏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
 羽傳祚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
 燒禍英雄群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
 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成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
 苟有一人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况於堂堂帝室
 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不既篡竊立漢祀無主昭烈正位獨

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
 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
 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
 說好為矛盾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
 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而紀述初不別立
 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
 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
 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
 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
 也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
 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
 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脩五代史載南
 唐世家李昇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
 所終昇少孤揚行密養以為子又乞與徐溫因冒姓徐
 至纂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及
 考以通鑑則曰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
 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
 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代至父榮其名率皆

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遼絕况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三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併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於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大者故臣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劉氏曰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

孫權徙治武昌

通鑑曰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諸帝于成都

尹氏曰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一年書立宗廟社稷於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通鑑曰吳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

六月魏曹丕殺其夫人甄氏

通鑑曰初魏主從其父操入鄴見袁熙妻甄氏悅之操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失意出怨言貴嬪譖而殺之劉氏曰甄氏何不正妃也不稱帝踰年矣曷為猶稱夫人於是郭貴嬪方有大寵久不立后丕意有所屬矣雖微怨言甄氏欲免得乎綱目深探其情故以無罪書殺

魏主丕祀其父太祖於建始殿

通鑑曰丕以宗廟在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劉氏曰建始殿何譏也曷為譏之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去年書如洛陽營宮室矣及是殿宇已成而宗廟不立乃祀太祖于建始殿如家人禮則非禮矣書曰於建始殿非也

魏始置中書令掌機密○是月晦日食

通鑑曰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丕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青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通鑑曰帝耻關羽之沒將擊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

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累糧策馬以逆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劉氏曰自初平以來諸加兵者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通鑑曰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匡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劉氏曰為所殺何譏不戒也

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將拒守

通鑑曰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以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義等於巫進軍秭歸權以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守朱然丹陽人

魏築凌雲臺

劉氏曰凡書築臺譏也馮氏曰臺在河南洛陽縣舊寧陽門外高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通鑑曰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稱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一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諫曰權雖有雄才故漢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與成所謀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禮秩服御相亂也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權却蜀兵之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伐之則彼徐告其民曰我事中國不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耳民信其言則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矣丕不聽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權曰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何損邪遂出都亭迎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而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即將徐盛憤

怒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夏侯尚益脩文戰之備丕令于禁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書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司馬公曰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盡陵屋以辱之則不君矣尹氏曰孫氏立國江左大義不明始操東下之時已有迎降之謀所賴孔明激發於外瑜肅獻謀於內遂得一捷既而守義不篤圖取關羽捨順就逆是以建安二十二年書權降揀二十四年書領荊州牧至是其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非有存漢之心討賊之義者也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亦足以知孫氏之屈於不義初無所守者矣乍從乍違何足道哉噫

孫權城武昌○冬十月漢太尉楊彪仕魏為光祿大夫

通鑑曰初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着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劉氏曰彪自政在曹氏遂稱脚攀積十餘年至是始出書為光祿大夫其美之歟非也下書管寧不至則此非美矣

魏罷五銖錢

通鑑曰以穀貴故也劉氏曰五銖自正月始書復曾未十月以穀貴罷之不七年而復復終魏之世非用五銖則用穀帛未嘗改鑄也

孫權遣使如魏

通鑑曰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問其狀對曰納魯

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閱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

通鑑曰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群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通鑑曰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

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通鑑曰初曹操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操皆表以為上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二

二年

魏黃初三年吳

春正月朔日食○魏除貢士限年

法○魏復置戊己校尉

通鑑曰鄯善龜茲于闐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

帝進軍獠亭

通鑑曰帝自秣歸將進伐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伐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皆以為怯帝遂自猗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馬良襄陽宜城人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設官防輔

通鑑曰丕立子叡為平原王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齊於匹夫皆思為匹夫而不能得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共表稱其美衮聞大驚責之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為益乎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猗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通鑑曰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䟽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孫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畧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傳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

祭酒程畿沂江而退衆勸之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遜初為大都督諸將或討虜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強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瓜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權以問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初丕聞漢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

通鑑曰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丕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將氏曰權之降魏初無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通鑑曰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違背者天下共誅之時下太后母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

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尹氏曰前車
覆後車戒漢室敗于宦戚故曹氏始焉立法宦者不得
過諸署令前已書之矣今立法后家不得輔政繼書于
此若魏亦可謂明於殷鑒善防患者矣然操不以篡奪
得國而不能為篡奪之防未幾遂為司馬氏所有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又何不思之甚乎劉氏曰綱目惡魏然
法有可傳每每特書之故宦者不得過諸令署則書后
家不得輔政則書自諸侯入奉大統不得顧私親則書
史臣曰外戚專政而西京亡中官擅權而東京亡此曹
魏不遠之鑒也夫禁微者易而救末者難文帝垂戒於
立國之初可謂有深長之慮矣蜀與魏隣而其亡也以
黃皓晉承魏後而其亂也以楊賈然則此二法者豈非
萬世人君所
當謹守者哉

魏立貴嬪郭氏為后

通鑑曰丕將立郭氏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
盛衰亂治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之教

以統六官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
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
恐後世下陵上僭開張
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

通鑑曰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
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
軍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
軍呂範以舟軍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未拒拒仁

營南北郊○吳孫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曹丕自將擊之

通鑑曰權以楊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於丕求自改厲
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
報曰朕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
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劉氏曰權嘗再
書降魏矣此其不書叛書拒何惡魏也故雖書魏封權
為吳王而嘗斥名孫權不予其受魏封也於是改元拒

魏然後書吳王權而國自是得稱吳綱曰之惡魏深矣然則其改元也許之乎書改元所以著其拒魏之實也非予之也

三年五月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

丘氏濬曰按司馬氏資治通鑑凡書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綱目因之蓋以春秋書定公為例也蓋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繫於昭公定公之立之年其正月未有所繫也繫之於定固無不可若夫秦漢以來之君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同在一年之中而書其嗣君之元是予之也豈所以示戒乎假令先君之終在於歲首未有事可書然且不可况夫閱月既久事有常書者何以為稱所書之事其先君乎嗣君乎如此年之書歲首既書曰後主建興元年至於四月又書帝崩於永安所謂帝者誰歟故今正之他倣此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通鑑曰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仁遂斬離虜雙初呂蒙病篤權問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繫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

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群臣無備對躡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三月癸卯月犯中央大星○大疫○夏四月帝崩于永安宮

安宮在位二年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

通鑑曰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賀善贊

曰元德未西綱目多怨辭領徐州不書自歸操書歸許操以為豫州書詔以為至書見諸葛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活城也書據牧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書之綱目於元德非私也惟其王而已矣劉氏曰白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

五月太子禪即位改今年為元年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封亮為武鄉侯

通鑑曰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叅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杭宰叅署七

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勤深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備度
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訥然與此四子終始好
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自言也備度者亮主簿胡濟也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執爨雞
司晨犬吠盜牛負任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
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
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如婢雞狗哉失為家士之法也
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顥卒
亮垂泣三日立氏曰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臣
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當昭烈崩後主即位之
初諸葛亮為相也乃亦不踰年而改元何歟李嚴南陽
人揚顯襄陽人徐庶字元直長社
人幼宰董和字州平名也姓崔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魏大水

三國志曰伊洛溢
流殺人民壞廬舍

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通鑑曰初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
諸夷牂牁越嵩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
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惠陵在成都府城西南八十里○魏以鍾繇為太尉

通鑑曰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
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
朝廷崇養大臣大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
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
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
情庶有補益不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使吳

通鑑曰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謂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立妃張氏為皇后

通鑑曰后飛之女也劉氏曰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為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文也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自是迄于東晉未聞有賢后者綱目例書曰立皇后某氏焉蓋亦不以是為異矣宋以後立后皆不書至隋

唐而後書唐自德宗以下無復書者惟昭宗一書僭國之后自劉淵以後非有故不書也

二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通鑑曰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通鑑曰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張溫吳人

秋八月魏曹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通鑑曰丕欲大興兵伐吳辛昆諫曰天下新定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

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亘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丕問群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勤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吳尚書暨豔即徐彪有罪自殺

通鑑曰吳張温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温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與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謫陸遜第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徐

彪用情愛憎皆坐自殺温斥還本郡以卒始温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然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未幾果敗王氏曰惠恕張温字暨豔吳人

冬十月太白晝見○十一月晦日食○魏穿天淵池

三年

魏黃初六年

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通鑑曰亮率眾討雍閬等問討於叅軍馬謖上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謖良之弟也

夏五月熒惑入太微○魏曹丕以舟師伐吳

通鑑曰丕復以舟師伐吳群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

可不怒左遷之
勳信之子也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通鑑曰初吳當置相衆議歸張昭權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乃以孫劭為相至是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然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以雍為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其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莫適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君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郎請雍有所諮訪若事可施行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願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

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誅之滇池四郡平

通鑑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是嵩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於券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士縱士禽而亮猶遣獲復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率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今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處不復反

冬十月魏曹丕再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反

通鑑曰八月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將濟言水道難
通不從十月於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
入江丕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吳孫韶等率敢死士於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於
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謀者欲留兵中田蔣濟以為
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丕從之
即還留船付濟濟鑿池為四五道跳船令聚豫作土豚
遏斷湖水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馮氏曰廣
陵故城在揚州府城西南百四十五里吳人固守即此

四年魏黃初七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通鑑曰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
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令諸將屯田

通鑑曰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
甚善孫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木及古人
今亦欲與
衆均勞也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通鑑曰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都尉鮑勛
治之請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代吳
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
成但立標埽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上不
樂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
三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
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群辛
毘高柔等並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
柔固執不奉詔不怒甚召柔請夢遺使斬勛然後遣柔
還寺票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不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
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救莫能得太后
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庶無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日

死吾明日救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上子庶曹洪字也

夏五月魏主曹丕死子叡立

明帝

通鑑曰初郭后無子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殺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丕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恐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子叡即位丕葬於首陽陵號世祖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賀善贊曰魏文嗣位踰月而書遣其弟彰等皆就國而兄弟之恩薄踰時而書大饗軍士父老而父子之天滅是冬而書稱帝廢帝而君臣之綱絕明年而書殺夫人甄氏而夫婦之義虧而又書營宮室築凌雲求珍物殺鮑勛七年之中失德相望是以當時書大蝗畿書大水獨魏見之雖能封宗室立太學喻不掩瑕矣噫丘氏濬曰丕既稱帝而八而書其名且以死書

何所以戒夫後世之為人臣者時雖以智力得之其如天道人倫何蓋專論其是非而不復計其成敗也若夫孫權曹夫之以卒書者蓋權位雖竊然非曹丕之父也子親出而帝協而攘奪之也處雖丕子然承乃父之業非處心積慮而後得者也○處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替思書籍即位後群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蒞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秋八月吳孫權圍魏江夏不克

通鑑曰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政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信終不敢久未幾可還

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孫權令陸遜諸

有瑾損益科條

通鑑曰吳陸遜陳便宜勸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畫寫科條使即中褚逢賫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通鑑曰寧在遼東三十七年先是曹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救青州給安軍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寧朱居人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

通鑑曰吳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子弟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分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

事南宣威命徽外扶南林邑諸國各遣使入貢於吳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呂岱廣陵人也

<p>一</p>	<p>味</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p>也</p>
----------	----------	----------	----------	----------	----------	----------	----------	----------	----------	----------	----------	----------

卷之三

四

